列　宁

評經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

04.3
191

列　宁

評經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34/00/11

人民出版社
1957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Сисмонди и наш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сисмондисты)
根据"列宁全集"第4版第2卷第111—242頁譯出

列　宁
評經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3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 $4\frac{3}{8}$ · 字数92,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定价(5)0.36元
統一書号 1001·324

目　录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經济理論 …… 3
一　国內市場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縮小？ …… 3
二　西斯蒙第对于国民收入和資本的看法 …… 9
三　西斯蒙第从資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成兩部分的錯誤学說中得出的結論 ……14
四　亞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說的錯誤何在？ ……19
五　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23
六　国外市場是摆脫实現額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29
七　危机 ……34
八　資本主义地租和資本主义人口过剩 ……42
九　資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51
十　保护关稅政策 ……59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济学史中的一般作用 ……66
补遺 ……74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資本主义的批評的性質 ……76
一　对資本主义的伤感主义的批評 ……76
二　浪漫主义的小資产阶級性 ……87
三　工業人口增加农業人口减少的問題 ……92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願望 ……97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 105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論对英国谷物稅問題的評論 …… 119
注釋 …… 132

1465287

評經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1]

研究在本世紀初叶著書立說的瑞士經济学家西斯蒙第（J.-C.-L. Simonde de Sismondi），对于解决俄国目前特别突出的一般經济問題，具有很大的意义。加上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处于主要思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業經济的維护者和思想家（正像現代俄国民粹派反对他們一样），讀者就会懂得，我們的意圖是要把西斯蒙第学說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的（当时的和以后的）經济学派的关系作一概述。研究西斯蒙第的兴趣恰好在現在更加濃厚，这是由于我們在去年（1896年）的“俄国財富”杂志上發現了一篇也是專談西斯蒙第学說的文章（布·艾弗魯西“西斯蒙第的社会經济观点”，載“俄国財富”1896年第7期和第8期）㊀。

“俄国財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說，沒有一个作家像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評价”，人們“不公正地”时而說他是反动者，时而說他是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評价才是完全正确的。“俄国財富”的这篇文章在詳細而准确地轉述西斯蒙第的学說的同时，完全不正

㊀ 艾弗魯西死于1897年，訃告載于“俄国財富”1897年3月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确地評述他的理論㊀，把西斯蒙第学說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視并錯誤地解釋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經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們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說，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魯西的文章。

㊀ 艾弗魯西在文章开头重复里别尔特的話，說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十分正确的(見《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 Band, Artikel《Sismondi》von Lippert, Seite 678)。("国家科学詞典"第5卷，里别尔特的"西斯蒙第"条，第678頁。——編者注)

第 一 章

浪漫主义的經济理論

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說，是他的理論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做：《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Seconde édition. Paris, 1827, 2 vol.㊀ 第一版是在1819年)——"政治經济学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这个題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謂"資本主义的国內市場問題"几乎是一样的。西斯蒙第断言：工农業中的大企業經济和雇佣劳动的發展，使生产必然赶过消費而面临着寻找消費者这一無法解决的問題；它在国內不能找到消費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短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業人口；要寻找国外市場，則因新兴資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讀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遜先生[2]为首的民粹派經济学家所研究的那些問題。現在我們来进一步考察西斯蒙第的論証的某些要点及其科学意义。

一 国內市場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縮小？

古典經济学家在其学說中所指的是已經形成的資本主义

㊀ 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

制度，他們把工人阶級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与古典經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强調的是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即工人阶級形成的过程。指出資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績，这是無可爭辯的，但問題在于西斯蒙第作为一个經济学家，竟不了解这个現象，并以"善良的願望"来掩飾他沒有进行徹底分析的能力。在西斯蒙第看来，小生产者的破产証明国內市場的縮小。

西斯蒙第在論述"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場？"(ch. III, livre IV, t. I, p. 342 et suiv.㊀)㊁这一章中說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会卖得少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誠然，个别厂主所追求的不是减少工人而是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爭者手里夺过去。但是帶給'国家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其他的厂主就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当然就会按照新机器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某种程度来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費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末，这一部分工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們的各种消費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見，發明的結果（如果国家沒有对外貿易，如果消費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損失，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費总量减少。"（第一卷第344頁）"也一定是这样

㊀ 第1卷第4篇第3章第342頁及以下各頁。——編者注

㊁ 以下所有引証，如果沒有特別說明，都是引自《Nouveaux Principes》（"新原理"）上述版本。

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是指工資而言），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貧困。因此，靠發現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始終是同对外貿易有关的。"（第一卷第 345 頁）

讀者可以看到，这些話已經充分表現出我們十分熟悉的"理論"：資本主义的發展使"国內市場縮小"，因而需要国外市場。西斯蒙第常常返回到这种思想上来，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論、人口"理論"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說的要点，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說的要点。

自然，西斯蒙第沒有忘記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業而来的是"商業財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談到大生产即資本主义的發展。他深知这一点，他正是断言資本主义的發展使国內市場縮小："正像大家的享受和消費近于平等，或是極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必需品，对于公民的福利不無区别一样，这兩种收入分配法对于商業財富（richesse commerciale）㊀的發展也不無区别。消費上的平等結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場，不平等总是縮小市場。"（de le (le marché) resserrer toujours davantage）（第一卷第 357 頁）

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內市場由于資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縮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場。但是，在商業財富的条件下（西斯蒙第不知不覚地轉到商業財富的問題上，他也不能不轉到这一問題上，因为不这样他就無法談到市場），这是以怎样的方式發生的呢？这一点他沒有研究。他用什么来証明，在商業財富的条件下，即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

㊀ 这里的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其他各处的着重号，如果沒有不同的說明，也是我們加的。

爭的条件下，可能保持生产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沒有用什么来証明。他只是肯定地說：应該如此。他不去进一步分析他所正确指出的矛盾，却一味談論最好沒有矛盾。“由于大农業代替小农業，可能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土地，可能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全体农民”……（也就是說，正是由商業財富的絕对量所决定的国內市場“可能”扩大嗎？随資本主义的發展而扩大嗎？）……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說，一个富有的农場主的家庭加上50个貧穷的短工的家庭的消費，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維持温飽的（une honnête aisance）50个农民家庭的消費是不相等的。”（第一卷第358頁）換句話說，也許农場的發展也給資本主义造成国內市場。西斯蒙第是一个学識丰富、心地善良的經济学家，他不能否認这个事实，但是……作者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农民的“国家”代替了商業財富的“国家”。他对駁倒他的小資产阶級观点的不愉快的事实避而不談，甚至忘記自己剛剛說过的話：由于商業財富的發展，“农民”已經發展成为“农場主”。西斯蒙第說：“最初的农場主都是普通的农夫…… 他們仍旧是农民…… 他們几乎从来不使用短工，而仅仅使用与自己平等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僕人（雇农——des domestiques），他們平等地对待这些僕人，在一桌吃飯……構成一个农民阶級。”（第一卷第221頁）这就是說，全部問題在于这些拥有宗法式雇农的宗法式农夫特别称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談“商業財富”的增長在这种宗法关系中所引起的各种变化。

但是西斯蒙第絲毫也不想承認这一点。他繼續認为他在研究商業財富的規律，他忘記了自己的保留条件，直截了当地肯定說：

"总之，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国內市場日益縮小（*l*），工業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場寻找銷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波动。"（des grandes révolutions）（第一卷第 361 頁）"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內市場。"（第一卷第 362 頁）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剛才承認农場能够增进"国民"福利。

讀者可以看到，我国民粹派經济学家談的也是这一套。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在第七篇"論人口"的第七章"論机器的發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談到了这个問題。

"在大不列顛，农村中大农場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而不能維持温飽的佃农（fermiers paysans）阶級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們的消費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間工作的短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远不能像以前的富裕农民那样鼓励（encouragement）城市工業。"（第二卷第327頁）"在城市人口中也發生了类似的变化……　小商人和小工業家消失了，他們 100 个人被一个大企業主代替了；也許他們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們合起来比他是更好的消費者。他的奢侈对工業的鼓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戶的温飽对工業的鼓励小得多。"（ib.㊀）

請問，西斯蒙第关于国內市場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而縮小的理論，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結果呢？这使得作者剛要正視問題，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資本主义（即"商業財富"加上工农業中的大企業經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資本主义"

㊀ ibidem——同上。——編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个詞。概念的同一性使这一用語完全恰当，因此我們在下面只說“資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資产阶級观点和小資产阶級空想代替这种分析。商業財富的發展以及竞爭的發展应当使“維持温飽”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中农不受侵犯。

显然，这种天眞的願望純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識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現实發生冲突，这种現实使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認識的那些矛盾發展起来了。

显然，理論政治經济学在以后的發展中㊀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断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一般資本主义的發展特别是农場的發展不是縮小国內市場而是造成国內市場。資本主义是同商品經济一道發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讓位于为了出卖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業者讓位于工厂，資本的市場也就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場主”而从农業中被排挤出来的“短工”，供給資本以劳动力，农場主則是工業品的購买者，不仅是消費品的購买者（消費品以前是家庭农民或农村手工業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購买者（在大农業代替小农業的时候，生产工具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样㊁）。后一点值得强調，因为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它，在我們引証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場主的“消費”的那一段話中，他說只有个人消費（吃飯穿衣等等的消費），买机器、添工具、造房屋、修倉庫、盖工厂等等不是消費。当然这不过是另一种消費，即生产消費，不是人的消費，而是資本的消費。必須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

㊀ 指的是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在1908年版本中加的注解。——編者注）

㊁ 因而，可变資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資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資料。

亞当·斯密那里抄襲来的这个錯誤(我們馬上就可看到)被我国民粹派經济学家原封不动地搬来了㊀。

二 西斯蒙第对于国民收入和資本的看法

西斯蒙第用来反对資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發展的論据，并不限于上述各点。他根据他的关于收入的学說也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应該說，西斯蒙第完全抄襲了亞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說和关于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学說。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圖綜合前兩种收入，將其同第三种收入对立起来。例如，有时他把地租和利潤合在一起，將其同工資对立起来(第一卷第104—105頁)；他甚至說地租和利潤是 mieux-value(額外价值[3])(第一卷第103頁)。然而不应像艾弗魯西那样夸大这一用語的意义，說"西斯蒙第的学說接近于剩余价值学說"("俄国財富"第8期第41頁)。其实西斯蒙第并沒有比亞当·斯密前进一步，因为亞当·斯密也說过，地租和利潤是"劳动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价值(見"关于財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譯本第一卷第八章"論工資"和第六章"論商品价格的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企圖把新創造的产品分为額外价值和工資这一点，同社会收入和国內市場的学說、同資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現联系起来。这种企圖，对于評价西斯蒙第在科学上的作用，对于說明他的学說和俄国民粹派的学說之間的联系，是極其重要的。因此，这种企圖值得詳細地加

㊀ 艾弗魯西一点也沒有談到西斯蒙第学說的这一部分，即国內市場由于資本主义的發展而縮小。我們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說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說的关系。

以分析。

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費和人口的关系的問題提到首位，自然他就应当分析“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論基础。而我們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开头就有三章是專談收入問題的（第二篇第四章至第六章）。第四章“收入怎样从資本中产生”是論述資本和收入的区别。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講到这个問題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說：“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費……　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極重要的。”（第一卷第 83 頁）但是西斯蒙第感覚到，这一“極重要的”区别对于社会并不像对于个别企業主那样簡單。他有保留地說：“我們接触到政治經济学中最抽象最困难的問題。在我們的概念中，資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錯綜在一起。我們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轉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第一卷第 84 頁），就是說，时而称为“資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說：“但把它們混淆起来是錯誤的。”（leur confusion est ruineuse, p. 477）。“区别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一卷第 84 頁）

大概讀者已經覚察到西斯蒙第所談的困难究竟是在哪里。既然对个别企業主来說，收入就是他用来購买某些消費品的利潤㊀，对个别工人来說，收入就是他的工資，那末，能否把这兩种收入合成“社会收入”呢？如果这样，那些生产机器的資本家和工人怎么办呢？他們的产品不能用于消費（即个

㊀ 确切些說，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潤。

人消費)。不能把这些产品当做消費品。它們只能用作資本。就是說，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說是收入（就是补偿利潤和工資的那一部分)，对其購买者来說則成为資本。究竟怎样才能把这种妨碍人們确定社会收入这一概念的糊塗思想弄清楚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触到这个問題就立即逃避，仅限于指出“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說：“通常認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潤和工資。”（第一卷第 85 頁）接着他轉述了亞当·斯密关于每一种收入的理論。已經提出来的問題，即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始終沒有予以回答。往后的叙述已沒有把社会收入和个人收入严格区分开来。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触到他所抛开的問題。他說，与各种不同的收入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財富”（第一卷第 93 頁)：固定資本——机器、工具等等；流动資本——比前者消耗得快，并且改变自己的形态(种子、原料、工資)；最后是資本收入——它不用于再生产。在这里，西斯蒙第重复着亞当·斯密在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学說中所犯的一切錯誤，把这些屬于流通过程的范疇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范疇(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混淆起来。这件事情对我們是無关紧要的。使我們感兴趣的是西斯蒙第的关于收入的学說。关于这个問題，他根据剛才談到的財富分为三种的观点，作出了如下的論断：

“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財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費；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类的需要服务，才对人类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費来滿足。但是，固定資本是間接地(d'une manière indirecte) 为此服务的；它消費得很慢，它帮助人类进行消費品的再生产”（第一卷第 94—95 頁)，而

流动資本（西斯蒙第已把它和可变資本看做一样）則变为“工人的消費基金”（第一卷第95頁）。由此可見，与个人消費相反，社会消費分为兩种。这兩种社会消費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当然，問題不在于固定資本消費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費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級形成收入（消費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費，而是用于生产消費。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出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㊀，因而一筹莫展地說：“財富的这种运动很抽象，需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眞正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們認为，最好用一个最簡單的例子来說明。”（第一卷第95頁）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簡單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un fermier solitaire）收了一百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費，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費。第二年他收了二百袋小麦。誰来消費这些小麦呢？农場主的家庭不可能發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例子（一个極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資本（种子）、流动資本（工資）和农場主的消費基金的区别时說：

“我們已經区分了單个家庭中的三种財富，現在我們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財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来。”（第一卷第97頁）但接着只是談到社会也必須再生产这三种財富：固定資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資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并未解釋固定資本怎样去交換从事这种生产的資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

㊀ 就是說，西斯蒙第現在才把資本和收入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費。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費”固定資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資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經济过程依然沒有闡明。

消費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别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这就是第四章告訴我們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問題并未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概念也弄不清楚。他立即忘記了，指出社会固定資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論上是極端重要的。在談論"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級間的分配"的第五章中，他直接談到三种收入，并把地租和利潤合在一起，說国民收入由財富的利潤(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潤)和工人的生活資料这兩部分組成(第一卷第104—105頁)。此外，他又說：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結果，同样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財富所生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換的那部分財富或劳动阶級的生活資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換，从而把劳动变成資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換，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一卷第105頁)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他那样肯定地認为是極其重要極其困难的国民資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别問題抛弃了，把前几頁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已經覚察不到，由于抛弃了这个問題，他得出了一个謬論。既然生产需要資本，确切些說，需要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那末，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呢。应該生产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們(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剛才也承認的)。現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弃置不顧，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論断来解决資本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